

他们来自宇宙那边

TAMEN LAIZI
YUZHOU NAB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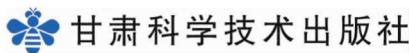
章润 文轩◎编著

与宇宙对话，在地球建造的飞船、空中报警、天空中的记号等等有关UFO的内容，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查出不明飞行物的真相；但有大部分是人为的，只有少数原因不明。所以，真相没有大白！

• 探究式学习丛书 •

他们来自宇宙那边

章润 文轩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他们来自宇宙那边 / 章润, 文轩编著. --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

(探究式学习丛书)

ISBN 978 - 7 - 5424 - 1571 - 4

I. ①他… II. ①章…②文… III. ①飞盘—青年读
物②飞盘—少年读物 IV. ①V1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436 号

责任编辑 左文绚

装帧设计 林静文化

出 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0931-8773237)

发 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联系电话: 010 - 61536005 010 - 61536213)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4 - 1571 - 4

定 价 23.80 元



前　　言

约瑟夫·艾伦·海尼克 (J. Allen Hynek) (1910 年 5 月 1 日 – 1986 年 4 月 27 日)，科学 UFO 学之父、美国的著名学者，世界飞碟学权威。

他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文系和天文台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从 1948 年起，美国空军聘请海尼克博士担任“妒忌计划”及后来的“蓝皮书计划”天文学顾问。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美国空军于 1969 年正式放弃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为止。

1956 年至 1960 年，他任史密森天文台副台长，负责建立人造卫星跟踪网的计划。

1960 年至 1975 年，他担任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天文系主任和天文台台长。

以下是他的一次有关 UFO 的报告：

我曾担任美国空军 UFO 问题的科学顾问，时间长达 21 年。这期间经常有人问我，是否能为他们介绍一部有关 UFO 的优秀读物。这些好奇的人还补充说：“这个问题中究竟存在着什么？”“说实在的，UFO 究竟是什么？有否可靠的证据证明 UFO 的存在？”有人甚至问





我：“除了一些胡乱写成的书外，这个题材有严肃的著作吗？”

这些问题使我十分尴尬。这方面的著作当然是有的。可是，仔细一看，除了罗列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外，这些书都不重视证据的阐述和分析。UFO 事件的确切背景是什么？目击者（往往只有一个目击者）的可信程度又如何？他们的叙述是严密一致的吗？实际上，大部分此类著作作为读者提供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令人生疑的故事情节。

就我个人愿望来说，我希望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对 UFO 现象怀有一般兴趣的人以及愿意了解问题并得出自己看法的人所提出的问题。

我常常考虑，一本优秀的 UFO 著作应该是怎样的？谁有资格写这本书？它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我同 UFO 现象打了 20 年的交道，有机会调查了成百上千的人，并亲自研究了为数不少的案例，最后我决定自己来担当写这一本书的任务。我的着眼点主要是那些关心 UFO 现象的人。我想揭示目击报告的性质，分析一下目击者，归纳出几条共同的特点，同时也顺便说一说迄今为止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和处理（我都不能用“研究”一词）的。

我不敢对 UFO 做什么描述，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并非所有的 UFO 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幻觉或故弄玄虚。显然，对一个可知现象的误解而写出的目击报告，决不能纳入不明飞行物目击记之列。当然，由于错觉（把飞机、探测气球、移动的星星误为 UFO）而写出的报告是大量存在的。可是在一部阐述 UFO 问题的专著中，我只能用很少的笔墨来叙述这个侧面。

我想，一本优秀的 UFO 著作，应当不怀偏见地正直地摆清事实，提供足够的材料。它不应该包括或照抄别人书中的耸人听闻的资料。相反的是它应当十分准确地论述这目击者的报告，因为那些报告都意味着真实的经历：目击者见到的东西犹如大街尽头开过的一辆卡车那么真切实在。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在流逝的岁月中，每一年我们人类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飞跃。然而，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虽然善于创造、革新，但往往愿意把已有的成绩看做是最完善的成果。这种自满的情绪实际上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它会使后代嗤之以鼻。可是，后代也常常不了解自己能力的有限。

我们今天能够隐约看到未来的思想和发现，但我是相当糊涂的。相反，当代出现的各种现象，不管它们是多么奇异，我们的理解力还是可以应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责任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现象，设法解释这些现象，务必不要以轻浮的态度嗤笑之。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得上涉足未来。

某些学者已经预感到一个规模宏大的意想不到的未知因素。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说过：

我不知道世界从什么角度来看我。至于我，我感到自己不过是在海滩下玩耍的孩童，偶尔在什么地方发现一块比别人拣到的较为光滑的卵石，或一个更为漂亮的贝壳，而舒展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尚未开发的真理的海洋。

然而，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比科学家眼光敏锐，因为科学家们埋头于眼前的问题，受到当代科学的局限。威廉·詹姆斯精辟地抨击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1895年）的“权势集团”，特别批评了哈佛大学里其他同事们的短见。他这样说：

在人的本性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自然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承认实际可触及的事情。有些人崇尚人们称之为的“科学”，凡是这些人不同意的观点都会被斥之为“不科学”的而迅





速摈弃。然而，这些人常常会认错而毫不脸红。300年来，科学实现了极其惊人的飞跃，那些崇尚科学的人真有点应接不暇之感。我在哈佛大学听到不止一位教授说，科学已经掌握了全部基本真理，今后只需在细节方面做些补充就是了。稍有头脑的人不难看出，这样的观点是多么粗陋，它缺乏起码的科学想象力。一个积极投身于任何一门科学发展工作的人，竟说出如此浅陋的见解，实在不可思议。请想一想我们这一代所出现的无数科学概念吧！请看一看昔日连想都不曾想过的、新近提出的大量问题吧！再请考虑一下我们的科学所经历的时间是多么的短促！我们可否认为，认识的飞速发展可否代表将来人们正确认识的宇宙万物呢？不能。我们的科学还只是沧海一粟，而我们的无知却是浩瀚无垠的大海。如果有什么事可以肯定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我们的认识世界包藏在另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之中；这另一个世界，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

自威廉·詹姆斯提出这一申斥以来，1个世纪过去了。时间证明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连威廉·詹姆斯也没有觉察到，1895年竟是“震撼物理学的三年”的第一个年头。就在这三年中，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大量相应的新概念，把所有物理学家们视为宇宙永恒不变的基础的传统物理定律一扫而空。可是，尽管我们的认识和工艺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的无知却依然像海洋一般浩淼。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固步自封、自命不凡的泥沼之中不可自拔。

三

1969年末，垄断着UFO问题达22年之久的美国空军结束了它的“蓝皮书计划”——这部“蓝皮书”记录着空军对UFO现象的大部分



调查报告。这个原先称为“号志计划”的调查开始于1947年9月，于1949年2月11日改名为“怨恨计划”，最后于1951年夏季得名为“蓝皮书计划”。一般说来，对代号不必过分考究，但读者可以自由地品味其内在的含义。

这项计划一直是在俄亥俄州戴顿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进行的。起初属航空技术情报中心管辖，后又移交给外国技术局领导。1969年12月，美国空军部长罗伯特·C. 西曼斯主要依据《康登报告》的结论，下令结束“蓝皮书计划”。这样，美国空军就停止了一切与UFO问题有关的活动。《康登报告》是在空军主持下，由E. u. 康登博士领导的一批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者撰写的。

我同UFO问题发生关系，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号志计划”当时需要一名天文学家用其专业知识去研究一系列可能被误认为飞碟的自然现象（陨石、行星、可变星等），那时我正领导着俄亥俄州立大学麦克米林天文台。作为近邻，我被选中了。

在此之前，我和同事们曾无数次地嗤笑战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现象——“飞碟流行性疾病”。我们大声谴责这个现象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并指责人们轻信最“荒唐”的恐怖事件。因此，可以说我是怀着公正的态度接受邀请，去研究“飞碟”（当时流行的叫法）报告的。我感到通过这一途径，我可以参加到同“反科学”做斗争的行列中去，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总之，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我要向公众解释什么叫科学方法，并向他们证明在运用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科学逻辑的情况下，可以很方便地得出结论：飞碟不过是想象中见到的东西。在我供职的大学里，许多同事都看到我是带着保留态度投身到一个“非科学的”冒险活动中去的。不过，我的信念是坚定的：我的工作将是跟“卡片”打交道，我是被请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这就是我当时开始接触UFO问题的思想状况。然而，我要通过飞碟观察报告



来向公众解释科学方法的打算，后来却一直没有实现。当“号志计划”改名为“怨恨计划”的时候，当五角大楼轻率地嘲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为自己的报告而努力工作。另外，尽管许多UFO目击事例没有列为军事秘密，但公众是不能过问的。这种做法极其有效地阻碍着飞碟事件的调查结果在公众中的传播，更不用说调查方法的公诸于众了。通过公报的形式向公众宣布的，仅仅是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根本解决不了人们普遍提出的问题。总而言之，美国空军“讲究科学的形象”丝毫没有得到加强。

我没有同“怨恨计划”进行合作，只是当鲁珀特少校主持“蓝皮书计划”时，我才重新担负起科学顾问的职务，那是1952年的事。虽然我的责任只局限于我的专业——天文学范围，但我坚持要了解送来的全部报告，并每月分析一次UFO问题。这样，我就有可能掌握淹没在大量弄虚作假的报告中的几起极其有趣的案例。

在“蓝皮书计划”结束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谈一谈我20年来同空军合作研究UFO的体会。说得婉转一些，有些案例是不无魅力的。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旅行者，当我从一些尚未勘察过的异国旅游回来后，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见闻写出来，并向那些待在家中从未出过无门的人描绘一下那里土著人的奇特的风情习俗。

在这20年里，有关UFO的书籍和文章应运而生，简直泛滥成灾。但除了写过少数几篇文章外，我没有凑过这个热闹。出的书已经够多的了，我根本不想再给写上一本。相反，我想对UFO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起码说，我是“知情者”，我可以向大家提供一点内部的看法，因为当空军决定聘请一位天文学家来研究雪片似飞来的目击报告时，我就是被聘的人。我有机会读到并研究了“蓝皮书计划”中的全部报告，询问了数以百计的目击者，而且在国会议员面前进行过听证。议员们对“UFO国里的土著人的风俗习惯”怀有浓厚的兴趣。



人们常常问，我是否亲眼见到过 UFO 现象。在最近 20 年中，我曾有机会两次看见无法确定其性质的奇异现象：一个物体和一个亮光。不过，这两次现象不应该列为 UFO 目击事例，因为这很可能是两次自然现象，也许是可以解释的但又不可理解的现象。我从未亲身经历过“近距离接触”。假若我有这样的经历，但没有另外几个见证人的话，我也是不敢说出来的。这丝毫没有奇怪的地方，因为从数量上来看，这类事件毕竟是罕见的，就像珍兽奇鸟一样罕见。可是，这类事件比从大洋深处冒出无尾鱼的次数还是要频繁些。我对 UFO 现象的认识，都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我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它们的。我所说的“UFO 国里的土著人”，就是指目击报告和做这些报告的目击者。这两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

现在，我应该具体地说一说在描写 UFO 时通用的几个惯用语：

1. UFO 目击报告 即一个或数个当事人所做的声明。这些人应当是神志清醒的，他们在报告中描写了肉眼或凭借仪器所见到的空中或地面的物体及亮光以及所产生的物理效应。他（们）所见的现象无法归结为某个事件，某个物体或某个物理过程，也不能归结为一个已知的心理现象或心理过程。

2. UFO 观察或 UFO 经历 系指 UFO 目击报告的内容。

3. UFO 现象 这一说法既包括观察，又包括目击报告。

4. UFO 设想中的 UFO 现象。换言之，如果存在的话，那么 UFO 独立存在于它的表现形式之外。UFO 的存在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先验的假设，但在调查研究的末尾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如果研究结果证明 UFO 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对 UFO 做如下分类：①尚未发现的时空实体，它们服从于已知的物理定律，但又需要一个特殊的解释；②尚未发现的时空实体，它们服从于至今尚未发现的物理定律；③尚未发现的实体，它们不存在于空间，需要用物理方式之外的其他



方式去解释。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实体可能是一些个人或集团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它们服从于已知的或未知的心理法则），也可能同我们刚刚推测过的种种情况完全不一样。

5. (新的) 无科学根据的观测 直接由感官或间接由几种仪器在任何观测都会告诉我们，存在着的东西并不取决于是否被看到，它的存在是独立的事实。一个新的无科学根据的观测，就是在上述那种形式的观测同业已形成的全部情报的比较中产生的。如果不做修改或从根本上进行更改的话，这样的观测是难以列入全部情报中去的。

6. 飞碟 这个术语最先出现于报纸，用来命名 UFO。然而在漫长的 UFO 史上，这个名词的使用曾有过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有些人认为，飞碟指的是星际旅行器，它能够把有智慧的外星人送到地球上。另一些人则认为，飞碟一词适用于空中或地面出现的一切奇异现象，即使有些观察肯定是人们对正常的物体或事件的误解。还有一些人认为，飞碟就是意味着带有和平意图的生命体来到地球，这些生命体避免让人看见，向少数经过他们选择的地球人传递“具有宇宙意义”的信息。这些“经过选择”的地球人往往同那些生命体有经常的接触，不断接到一次比一次更为详细的信息。无条件信仰者的这些说教，势必导致“飞碟迷信”的出现，而“飞碟迷信”自然也受到“通灵者”或“接触者”的支配。有飞碟迷信的人，相对说来是很少的。但他们四处活动，对公众的影响却是不可小看的。这些人的活动甚至对康登博士及其小组的某些人都有重大的影响。

总之，十分明显的是，被人们称为天外飞行器、幻觉，某些接触中看到的具有宇宙知识的运载工具的飞碟一词均不能代替 UFO 的定义，因为上述这些名词都包含着飞行器自身的来源和性质。



目 录

第一章 外星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	001
第一节 德雷克的心愿	001
第二节 生命存在的几率	005
第三节 探测行星中的生命	010
第四节 寻找生命的频率	015
第五节 “干草垛”的“钻石”	019
第二章 遗址档案：他们曾来过	026
第一节 纳斯卡地画的背后	026
第二节 古建筑：外星人地标	030
第三节 地下走廊：外星人的居所	033
第四节 丹尼肯假说：两种态度	037
第三章 藏于史诗：众神之战	045
第一节 他们来自太阳王国	045
第二节 众神的武器	048
第三节 来自猎户座的赐礼	053
第四章 中世纪传说：魔鬼再现	061
第一节 最后一批访客	061
第二节 发光的“魔鬼”	066





第三节 沃伊尼施魔鬼手稿	073
第五章 外星游戏：亲历者的证词	080
第一节 华盛顿：永不返回的飞机	080
第二节 并非善意的游戏	087
第三节 外星人的证据：并非想象	093
第六章 空中劫持：注定悲剧的命运	104
第一节 失踪与生还：无辜的目击者	104
第二节 UFO 绑架：被外星人选定	109
第三节 杂种婴儿：目的何在	114
第七章 外星探测：态度与行动的角逐	123
第一节 无线电：最佳媒体	123
第二节 UFO 态度：百味杂陈	128
第三节 外星智能搜索时代	132
第八章 有关 UFO：流言与阴谋	139
第一节 流言，预言	139
第二节 机密，证据	144
第九章 宇宙智慧：你来，或者不来	151
第一节 人类不容孤独	151
第二节 生命纯属偶然	154
第三节 他们曾过来	159
第四节 宇宙智慧的是与非	165
第五节 不对等的智慧	169
第六节 超越极限的期待	174



第一章 外星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

第一节 德雷克的心愿



寻找外星信号

很明显，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能在太阳系的行星中发现任何一种工业化的文明。但是，人们普遍推测，银河系里的其他恒星系中存在着某些带有智能生命的行星。从 1950 年以来，人们就银河系中某个地方存在着生命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与研究。在这个研究的先驱者中，有一位名叫弗兰克·德雷克的天文学家，他是美国国家天文与电离层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在波多黎各设有一个名叫阿雷西博的天文台。实际上，德雷克博士在 1960 年就领导了第一个最为认真的项目——奥兹马项目，以此来探索宇宙间的其他文明世界。

包括德雷克博士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对奥兹马项目是否真能发现来自另一行星的无线电信号都不抱太大的指望——这个项目太离奇



了，以致成功的机遇太渺茫了，即使对存在文明社会的行星数量进行最乐观的估算，情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奥兹马项目还是戏剧性地引起了科学团体对用无线电进行星际通讯的可能性的注意。从那时开始，包括像菲利普·莫里森、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这些名流在内的众多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以及 NASA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英文缩写。都开始密切地注视起 SETI——地球以外智能的研究。

德雷克的这种宇宙间肯定存在着其他文明世界的感觉，并没有被所有的天文学家所理解。但只要环境条件和地球初始形成时的环境条件一样的话，那么生命体的有机合成似乎就不可避免。可是，从那些史前生物的有机分子到 DNA（脱氧核糖核酸）以及生物体的进化过程至今还是一个谜。这是不是太肯定了？难道这就是地球上生命长河的缩影吗？和德雷克相比较，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于交通和通信发达的文明世界是否能长期生存持悲观的态度，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论，例如，人为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人口膨胀，这些必将导致人类自我毁灭。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无论如何极有可能存在着其他文明世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天文学家不相信德雷克的信念——如果从另一个文明世界来的信号能被探测出来的话，那么这将是科学史上最振奋人心的发现。

银河俱乐部

星际间的通讯不一定都是双向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各恒星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以致在用光速发出一个讯号并接收到答复的这个期间，恐怕几百年或几千年都过去了。而我们自己的文明世界很可能早已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宇宙中消失了。但是，如果在银河系中存在着成千上万个进入电讯时代的社会的话，那么每个社会都



可以收到那些也许已经灭亡了的文明世界的信号，并发出新的信号——为将来的其他文明世界留下什么遗言。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布雷斯韦尔所称之为的银河俱乐部。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俱乐部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在该俱乐部中的会员资格听起来是不是不那么耸人听闻呢？是不是比那些江湖术士们所杜撰出来的牛鬼蛇神和离奇荒诞的传说更悦耳一些呢？

不要沮丧！亲爱的读者。是的，我知道，在你读完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后，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离奇幻想被抛进神话和诈骗的垃圾箱里。不过，你也应该体谅到研究人员的沮丧又是多么与众不同：当他们探索那些激动人心的奥秘事件时，除了发现了一些常见的错误以及江湖骗子们的伎俩之外，根本找不到什么令人激动不已的东西。

令人庆幸的是，经过真正的科学论证之后，在那些出神入化的空想中竟有一个能幸免于难，而且日臻完美了。看！科学做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预言——宇宙间存在着其他的文明世界，也许这些文明世界比我们漫无边际的遐想还要令人兴奋。肯定应该有那样一些世界——在那里有许许多多五彩斑斓的、充满梦幻的城市；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生命；有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才智与技能。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不是问这样的文明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应该是问，我们如何能找到他们？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浩瀚茫茫的宇宙中到处散落着文明世界的宝石。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确实比较困难，但这项研究绝没有超出真正的科学范畴。



与地球以外的智能生命通讯

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题目中，与地球以外的智能



生命通讯是最诱人的题目之一。和另外一个文明世界相联络，无疑将能给我们提供有用的工业信息、科学资料以及社会结构、政府体制方面的参考，甚至能提供给我们某些艺术形式和娱乐方法等等，这些将大大充实我们自身的文明。对于文明世界最终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将得到极有教益的引导，并可以使我们越过我们现在进行的许许多多的反复不断的摸索，从而更快地进入最理想化的文明世界。但是直到最近，我们对和其他文明世界进行联络似乎还显得无能为力。倘若用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仪器设备来探测外层空间的生命的话，显然不能探测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迹象。不过，这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已具备了好几种形式的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可以探测出处在像恒星之间那样遥远距离的智能生命的令人折服的表现形式——这些生命的表现形式并不比我们人类释放到宇宙空间的信号更强。可是在我们有望取得成功之前，要搜索研究多少颗恒星呢？最佳的搜索研究方案又是如何呢？我们相信，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些初步的、同时又相当令人满意的答案。

据我们目前粗略地估计，在我们银河系中大约有一万个文明世界，估计这个数字的理论基础，当然是我们对银河系的结构与演化，以及生物化学方面所掌握的日益增多的知识。具体来说，我们又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呢？我们已经觉察到，我们的银河正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星际间的尘埃和气体凝聚成新恒星，也许还伴有一些行星系。在这些恒星中所发生的核反应能产生出这样一些元素，如碳、氮、氧等，这些都是生命生存所必需的。这些物质在恒星的各式各样的消亡过程——如超新星爆发、行星状星云和红巨星的演变中喷泻到银河系里去。这些物质丰富了星际间的气体和尘埃，这样在以后产生新的恒星和行星时，将给行星和生